

# 今年蚊子史诗级加强？ 上海人战蚊简史

7月20日,本地博主“上海野师傅”发布了一条视频《为什么上海女孩娇气》。  
答案是:我们上海小姑娘睡觉,爸爸已经打了2小时蚊子了。  
评论区里,喊爸爸打蚊子的上海小囡,和为囡囡打蚊子的爸爸纷纷现身说法。有人一言以蔽之:祖祖辈辈上海男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。  
显而易见的是,人蚊大战虽然历史悠久,上海人的战蚊装备却一直在升级。

## 一

南京路上有家名字很老派的店——上海帐子公司。  
这是上海第一家专门经营帐子的商店,1942年5月8日开业前,在《申报》上连续登了四天广告。开业当天,店里预先备好的500顶帐子被上海人一抢而空。  
在上海人和蚊子的战斗史中,蚊帐的地位十分崇高。  
只要睡觉前把帐子放下来,掖好角角落落不留缝隙,帐外的蚊子就不用管了,确认好帐中无蚊,即可杜绝夜里被骚扰。  
但代价是,没空调的年代,一顶帐子又让夏夜更憋闷了几分。

与蚊帐配套的一般还有蚊香。  
1920年代,上海就开始生产三星牌蚊香,生产厂房在现在的安远路,当年叫做檳榔路的地界。这也是第一种国产蚊香,以天然灭虫剂除虫菊为主要原料,直到上世纪90年代,三星牌蚊香在上海还很畅销。

## 二

被动防御的同时,上海人也会主动出击。  
1954年7月21日的《新民晚报》就一本正经登出《怎样捕蚊子》,认真介绍各种捕蚊办法——脸盆捕蚊法、黑裤子捕蚊法、西瓜皮捕蚊法、玻璃罐捕蚊法。  
今天听着多少有点行为艺术,但当年全都是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。  
比起守株待“蚊”的另外三种静态诱捕方式,脸盆捕蚊法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据上海市民曹阿姨回忆,当蚊子多到徒手打不过来时,往脸盆里抹一层肥皂水,在屋里挥上一圈,蚊子、苍蝇飞过去,粘住就跑不了。当然,这也是门技术活。肥皂抹少了没效果,抹多了,脸盆一挥,蚊子还没打到,自己先洗了一把脸。  
后来还有人支招: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可以改用菜籽油,效果更好。

## 三

真正的装备竞赛,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。  
翻翻1993年、1994年的夏天报纸,三天两头能看见灭蚊广告:上捷灭蚊灯、“申威”超级杀手、强霸灭蚊滴加液,号称对“新一代抗药性吸血蚊”有很强的杀灭作用……甚至还有自广东北上的榄菊牌驱蚊片,广告很直白:“广东的蚊药杀上

海的蚊子真有效。”  
当时,据传英国伦敦的热带病研究中心披露,一种以不叮人为特点的“未来蚊子”即将在实验室问世,要以遗传驱动技术,改变蚊子吸人血的“嗜好”。  
新型驱蚊、灭蚊产品的流行,也让上海市民对蚊帐的需求不断下降。1992年,上海帐子公司改名为上海卧室用品公司,2001年公司转制,又更名为“上海卧室用品有限公司”。如今走过南京路步行街看到这块熟悉的店招,仔细一看“上海帐子公司”六个大字前,还有一个小小的“原”。  
“90后”的毛毛最近从家里找出一瓶老古董的施美蚊不叮,外地的蚊不叮或许各有品牌和造型,但在这里,上海日用化学品四厂1992年推出的这款浅绿色扁瓶蚊不叮,是很多上海小囡童年的共同记忆。当毛毛在小红书上晒出照片时,评论区的上海网友说:我仿佛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。  
和风油精、花露水这些事上止痒的产品不同,蚊不叮是上海小囡用来防蚊的,但效果见仁见智。毛毛说,当年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就涂上,求的是一份安心。现在回头看,避蚊胺含量其实很低。  
也是那个年代,液体电蚊香开始进入越来越多上海家庭。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馆长殷海生回忆,上世纪90年代初,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曾推出过“沪昆牌”液体蚊香,依靠电加热让药液挥发,效果很好,一度风靡上海。

## 四

进入21世纪后,各类驱蚊灭蚊产品更是层出不穷。但并不是装备越新越有效,有些产品更多是在制造噱头,属于“交智商税”。真正简单、经济、有效的,仍然是电蚊拍、液体蚊香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老办法。  
可上海人很快又发现一个问题:装备升级了,蚊子似乎也升级了。  
今年春天,“蚊子史诗级加强”冲上热搜。入夏以来,小红书上的上海IP网友纷纷发问:有没有人觉得今年上海蚊子特别多?上海今年的蚊子怎么这么毒?上海的蚊子是超级进化体吗?有的说,家住20楼一晚上打死五只;有的说隔着长裤还在咬我;还有的说,现在的蚊子从脸边飞过都听不到声音?  
不过,上海市疾控中心病媒防治专家说,今年全市蚊虫总体密度和去年相比变化并不明显。  
真正发生变化的,不是蚊子的习性,而是它和城市生活相遇的方式。  
殷海生介绍,上海常见的蚊子主要有伊蚊、库蚊和按蚊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白纹伊蚊,也就是大家熟悉的“花脚蚊

子”。  
这些蚊子出现的时间、喜欢活动的环境各有不同,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离不开水。幼虫和蛹必须生活在积水中,真正吸血的也只有雌蚊。  
与此同时,城市越来越立体,天台、地下室、绿化带、花盆托盘,都可能成为蚊子的孳生地;白纹伊蚊越来越常见,白天也会出来咬人。蚊子躲藏的地方,比过去更多了。  
清除滋生地、药剂杀灭、物理防护,是真正有效灭蚊的三道防线。  
而当代上海人的灭蚊装备,也越来越务实。  
家里偶尔飞进一两只蚊子,电蚊拍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。安装纱窗,必要时穿长衣长裤,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时段外出,都是简单有效的办法。与此同时,也要及时清理花盆托盘、花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,防止蚊子产卵。  
如果半夜一时找不到蚊子,又一直在耳边嗡嗡叫,殷海生还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:把空调调到23至24℃,利用降温降低蚊子的活性,先睡个安稳觉。  
如果家中有小宝宝,还可以请蚊帐返场——不是传统软塌塌的款式,而是四四方方的防摔蚊帐。睡觉前,先来场复古的帐中捉蚊。  
除了卧室,战场还延伸到了私家车。  
夏天稍微开一会儿车窗,一只蚊子钻进来,一车人开始接力挥手。副驾驶打,后排打,飞到驾驶室,等红灯的时候继续打。抓不到?最后只能把车门车窗全部打开,宣布这一局平手。  
其实,现在市场上还有迷你型的小电蚊拍,适配车内空间使用,车里备一把,既方便,也不会影响驾驶安全。  
殷海生说,蚊子出现在地球上已有近2亿年,它的适应性很强,能飞行,分布也极其广。人类和它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,但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虽然手段不断翻新,人类也不可能在大范围内将它彻底消灭。  
在城市里,市民既要和它斗智斗勇,也要学会和平共处。几十年过去,从两只手到一只脸盆,从一顶蚊帐、一盘蚊香,到液体蚊香、电蚊拍,再到清除积水、安装纱窗,每一代上海人都有自己的灭蚊装备,与经验。  
上海的夏夜,那场人与蚊子的较量,还在继续。  
一定要等到那一声——  
“啪。”  
或者  
“滋。”  
然后,关灯。

晨报记者 徐妍斐

